

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心動伍胥知光之見機也乃說光曰今吳王伐楚二弟將兵未知吉凶專諸之事於斯急矣時不再來不可失也於是公子見專諸曰今二弟伐楚季子未還當此之時不求何獲時不可失且光真王嗣也專諸曰僚可殺也母老子弱弟伐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內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也四月公子光伏甲士於密室中左傳作掘室具酒而請王僚僚白其母曰公子光為我具酒來請期無變悉乎母曰光心氣快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慎王僚乃被棠錐之甲三重使兵衛陳於道自宮門至於光家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使坐立侍皆操長戟交軼酒酣公子光佯為足疾入密室裏足使專諸置魚腸劍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諸乃摩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軼倚專諸胃

欽定四庫全書

吳越春秋

戰有枝兵也周禮戰長丈六尺增韻雙枝為戟單枝為戈軼說文車輪小穿周禮大馭祭兩軼註軼謂兩轄詩話曰車軸之端貫軼者為轄軼末之小穿容轄者為軼此言立戟交軼謂戰之立如軼之交倚專諸之胃也

欽定四庫全書  
吳越春秋卷二  
閻閭內傳第四  
漢 趙煜 撰  
閻閭左傳作闔廬元年始任賢使能施恩行惠以仁義聞於諸侯仁未施恩未行恐國人不就諸侯不信乃舉伍子胥為行人以容禮事之而與謀國政閻閭謂子胥曰寡人欲疆國霸王何由而可伍子胥膝進膝行而進出莊子

欽定四庫全書

吳越春秋

垂淚頓首曰臣楚國之亡虜也父兄棄捐骸骨不葬魂不血食蒙罪受辱來歸命於大王幸不加戮何敢與政事焉閻閭曰非夫子寡人不免於繫禦之使今幸奉一言之教乃至於斯何為中道生進退耶子胥曰臣聞謀議之臣何足處於危亡之地然憂除事定必不為君主所親閻閭曰不然寡人非子無所盡議何得讓乎吾國僻遠顧在東南之地險阻潤濕又有江海之害君無守禦民無所依倉庫不設田疇不墾為之奈何子胥良久

胃斷臆開匕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既死左右共殺專諸眾士擾動公子光伏其甲士以攻僚眾盡滅之遂自立是為吳王閻閭也乃封專諸之子拜為客卿季札使還至吳閻閭以位讓季札曰苟前君無廢社稷以奉君也吾誰怨乎哀死待生以俟天命非我所亂立者從之是前人之道命歿僚墓復位而待公子蓋餘燭傭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殺王僚自立乃以兵降楚楚封之於舒按左傳掩餘奔徐燭傭奔鐘吾吳使徐人執掩餘鐘吾人執燭

欽定四庫全書

吳越春秋

庸二公子奔楚此言以兵降楚與傳不合史記亦云奔楚世家與伍子胥傳皆云降楚舒春秋舒國為楚所滅漢屬廬江郡今廬州有舒城縣

對曰臣聞治國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閻閭曰安君治民其術奈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興霸成王從近制遠者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庫斯則其術也閻閭曰善夫築城郭立倉庫因地制宜豈有天氣之數以威鄰國者乎子胥曰有閻閭曰寡人委計於子子胥乃使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聽築小城周十里陸門三不開東面者欲以絕越明也立閻門者以象

欽定四庫全書

吳越春秋

天門通閻闔風也史記律書閻闔風居西方閻者偁也闔者藏也立蛇門者以象地戶也已為地戶閻閭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閻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破楚門欲東并大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為兩鯢繞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內示越屬於吳也城郭以成倉庫以具閻閭復使子胥屈蓋餘燭傭習術戰騎射御之巧未有所用請于將鑄作名劍二枚于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

同師俱能為劍越前求獻三枚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為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侯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銷淪流於是干將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為劍聞於王使子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至今後世即山作冶麻經蕞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甚重既得寶劍適會魯使季孫聘於吳闔閭使掌劍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鋼中缺者大如黍米歎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

欽定四庫全書

吳越春秋

吳世家曰楚誅伯州犂其孫伯犂事平王平王幸之常與盡日而語襲朝也而食費無忌望而妬之因謂平王曰王愛幸宛一國所知何不為酒一至宛家以示羣臣於宛之厚平王曰善乃具酒於郊宛之舍無忌教宛曰平王甚毅猛而好兵子必故陳兵堂下門庭宛信其言因而為之及平王往而大驚曰宛何等也無忌曰殆且有篡殺之憂王急去之事未可知平王大怒遂殺郊宛諸侯聞之莫不嘆息喜聞臣在吳故來請見之闔閭見白喜而問曰寡人國僻遠東濱海側聞子前人為楚荆之暴怒費無忌之讒口不遠吾國而來於斯將何以教寡人喜曰楚國之失虜前人無罪橫被暴誅臣聞大王收伍子胥之窮厄不遠千里故來歸命惟大王賜其死闔閭傷之以為大夫與謀國事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鷺向日而熙誰

欽定四庫全書

吳越春秋

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闔閭既寶莫耶復命於國中作金鈎令曰能為善鈎者賞之百金吳作鈎者甚眾而有之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豐通作金遂成二鈎獻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為鈎者眾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眾夫子之鈎乎作鈎者曰吾之作鈎也貪而殺二子豐成二鈎王乃舉眾鈎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鈎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鈎師向鈎而呼二子之名吳鴻尾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鈎俱飛著父之背吳王大驚曰嗟乎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六年欲用兵會楚之白喜史記作伯來奔吳王問子胥曰白喜何如人也子胥曰白喜者楚左傳白也闔閭曰州犂何罪子胥曰白州犂楚之左尹號曰郊宛郊當作郊味此書似以伯州犂郊宛為一人按左傳昭公元年楚公子圍殺太宰伯州犂于郢春秋昭公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郊宛自是二人又按徐廣曰州犂之子曰郊宛郊宛之子曰伯犂宛亦姓伯又別氏郊

欽定四庫全書

吳越春秋

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君之言外也豈有內意以決疑乎子胥曰吾不見也被離曰吾觀喜之為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與之俱事吳王二年吳王前既殺王僚又憂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問子胥曰昔專諸之事於寡人厚矣今聞公子慶忌有計於諸侯吾食不甘味卧不安席以付於子子胥曰臣不忠無行而與大王圖王僚於私室之中今復欲討其子恐非皇天之意闔閭曰昔武王討紂而後殺武庚周人無怨色今若斯議何乃天子子胥曰臣事君王將遂吳統又何懼焉臣之所厚其人者細人也願從於謀吳王曰吾之憂也其敵有萬人之力豈細人之所能謀乎子胥曰其細人之謀事而有萬人之力也王曰其為何誰子以言之子胥曰姓要平聲名離臣昔嘗見曾折辱壯士椒丘訢也王曰辱之奈何子胥曰椒丘訢者東海上人也為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

欽定四庫全書

吳越春秋